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宋史紀事本末

(六)

張溥正論
陳瞻邦輯
馮琦原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史紀事本末

(六)

馮琦原編

陳邦瞻輯纂

張溥正論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
總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

高宗嗣統

欽宗靖康元年冬十月戊辰詔馮澥副康王使金斡離不軍先是王雲至真定斡離不軍遣從吏先還言金人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金使王汭等亦來帝乃命澥副康王往會雲還復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王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虜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眞姦賊也因執雲殺之時斡離不濟河遊兵日至磁城下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橐鞬部兵以迎於河北王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伯彥由此受知相人岳飛亦因劉韞見王王令招賊吉倩倩降以飛爲承信郎議者謂是役王雲不死王必至金無還理閏月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爲大元帥率天下兵入援何栗亦以爲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爲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哽噎軍民感動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次於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旣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浚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

輔齋蠻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挾讒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二年春正月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移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會懋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賊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破之。二月庚辰康王至濟州時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援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王激齋帝蠻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旣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能卽宜遠避。」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北去宗澤在衛聞之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時張邦昌請元祐皇后孟氏入居禁中垂簾聽政后以馬澥爲奉迎使與謝克家及康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勸進旣至

王惲哭受寶命遣克家還京辦卽位儀物。后手書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祿纏宮闈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主。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繙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轍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尙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揭同底不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四方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卽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與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旣發滑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命築壇於府門之左。期以五月庚寅朔卽位。改靖康二年爲建炎元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畢。惲哭。遙謝二帝。遂卽位於應天府治大赦。張邦昌及應於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斂。是日元祐皇后於東京撤簾。辛卯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尊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遙尊生母韋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乙未以呂好問爲尙

書右丞初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廟獲全卿之力也遂有是命。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浚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制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爲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爲左軍統制。張俊爲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張溥曰：徽宗三十一子，最賢者無若第十八子信王棟，最不肖者無若第十五子沂王柶。靖康之難，柶匿真定境上，馬廣趙邦傑奉以爲主，兩河遺民聞風響應。柶奏書高宗行在，願總大軍與諸砦鄉兵克日討賊。黃潛善、汪伯彥沮之，遂自亡也。柶從駕北方，與劉彥文告上皇左右謀變禍，幾不測。上皇詞直金人誅柶，凡人不相及。如二王者，抑何遠也。康王構，徽宗第九子，史言其生東京大內，赤光炤室，又云朗悟彊記，日誦書千餘言，挽弓石五斗。帝王之姿或有天命，然觀其出使金軍，應對無聞，爲虜所輕。承詔開府，逍遙自全。京城坐陷，以彼庸才，豈但中人以下乎？景王杞盡孝上皇，北行頭白。鄆王楷等流離異域，死生失所。此卽不能倡義復仇，立功函夏，猶獲追隨父兄，蒙塵相守。構獨擁兵居外，乘危履尊跡，雖順於靈武，心尤逆於安東，其無臣子禮寧異沂王哉？金營再遣，宗澤固留，民殺王雲，大位有屬，假令信王當之，統金石之旅，任忠義之臣，馳驅大河中原可復，而康王先立，束手何爲？天欲宋室偏安，非人力也。

卷六十

李綱輔政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甲午召李綱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兵卽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封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覬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扳附之勢擬必爲相及召李綱於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閒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爲法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爲天下臣民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

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放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懦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猾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撓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都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李綱以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益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益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旣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異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

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保化軍副使潭州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并莫儔李擢孫觀於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邦昌後至潭州伏誅贈李若水霍安國劉翰官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翰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甲子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閒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候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恆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

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伍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辛未子勇生大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卹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義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丁丑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用李綱之言也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閒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丁亥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奸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

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師。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蚤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又言黃潛善好邪。恐害新政。帝方信任潛善。貶所江州。至是以李綱薦用爲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使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尙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來豪傑。擢王彥爲統制。時岳飛上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不能承聖意。恢復日謀南幸。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飛越職言事。奪官歸河北。詣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教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讐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惟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秋七月己丑朔。以王瓊爲河東經制司。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爲陝西經制使。甲辰。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棄市。初。齊愈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逆僞命之罪。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於是逮齊愈於獄。

齊愈引伏，遂命戮於東市。時帝手詔擇日巡幸東南。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已而帝意復變，綱又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閒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覽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然之。丙午，詔定議巡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八月壬戌，以李綱、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爲己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氣、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

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瓊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襄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爲此也。乙亥。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李綱罷時。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爲逗遛。令東京留守節制亮軍。卽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申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旣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才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爲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招軍買馬之非。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途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蠭起矣。壬午。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帝怒。言若不極誅。將復鼓衆伏闕。書

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庚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乙酉許翰能翰言。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可乎。凡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張溥曰。予讀宋史。至紹興十年。觀文殿大學士隴西李綱薨。廢書而泣曰。王之不明。孰有如高宗構者乎。綱在政和宣和間。屢發謠言。被遷謫。金人入寇。上策禦戎。決內禪。議爲欽宗所知。靖康元年。數月閒。旋用旋罷。卒至汴京不守。二帝北行。凡綱議論設張。忠誠勇毅。從則存。違則亡。非構親見聞者哉。旣卽大位。首先入相。十事論奏。頗見收納。僅七十七日而罷。則何爲也。綱於靖康排和議。而主戰守於建炎。誅僞命而諫。南遷。其言最質。非好高論。而賊臣閹主。動色相戒。狐疑不決。必去之後已。此必有深累其心者矣。黃潛善。汪伯彥。二三小人。日夜求和。爲構言。熙陵九葉上皇。三十二子。僅存陛下。又未有儲貳。奈何輕自蹉跌。聽其言。掩惓小忠。抑何似兒婦人也。古來不肖之君。言宗廟社稷。則震而若遺。言妻子四體。則戀而不割。趙構傲時。竊帝偏安。自足涉淵履虎。惟恐身爲金俘。二聖中原。豈所亟哉。潛善等。牽衣執手。囁嚅耳語。以婦寺之說。中愚柔之心。構方德其愛我。而綱必欲強之。經營西北。有進無退。宜其萬說而萬不當也。淵聖初年。金人責監。李邦彥請罷綱以謝之。及構召綱。顏岐范宗尹等。猶祖是說。齶訖其來。宋齊愈佐張邦昌。

僭位大逆當誅而張浚賢者反以此罪綱國是不明害成者衆迨陳東歐陽澈刑東市許翰著哀辭而構遂明與綱仇矣建炎三年粘沒喝至構違南奔詔錄邦昌親屬而綱獨不赦紹興二年宣撫湖廣蕩平羣盜未幾爲呂頤浩徐俯劉斐所劾罷終綱之身名聞燕山道窮南渡彼趙構者見逼金虜如越如溫在明在杭居海舟泊港口流離殆死營營青蠅不一悟也唐德宗於陸贊用之艱難之日棄之無事之時後世譏其極愚構於李綱則尤甚焉德宗猶念母而趙構忍忘父也

卷六十一

宗澤守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六月乙酉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旣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上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

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兵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爲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虜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宗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旣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秋七月宗澤復上表曰今逆虜尙熾羣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狂虜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爲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諭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時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以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口人語塞冬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閒契丹寇澶淵王欽若